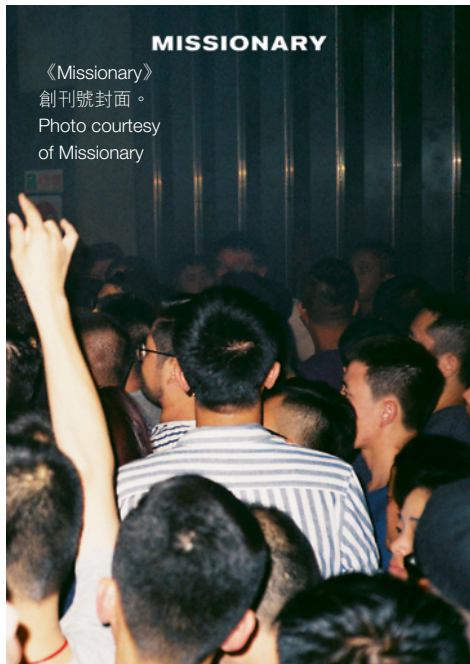




Read about LGBT

一日不讀書言語乏味，
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讀書（Reading）
除了是單向的知識吸收，也是一種藝術形式。
"Reading" 這詞的傳統源自同志經典紀錄片
《Paris is Burning》（1990）。
來到2019年，同志平權、LGBT等議題
已經相對普及，文藝圈對閱讀這方面的題材
也有些新的看法，以下介紹的幾個
文藝單位一方面以閱讀LGBT的題材創作，
另一方面又有 "Reading"
的態度：高雅、不失霸氣、
有急才、彎彎的。

Hoyin

WHERE

054

《Missionary》創刊號
內頁，由謝宇攝影及
設計。
Photo courtesy of
Missionary

扎根北京的《Missionary》視雜誌為藝術的一種形式來談禁忌。
禁忌對於創辦人朱兆康、于什原和乙丁丫來說就是真理。創刊號
於 2018 年 9 月發行，主題是 Public，討論同志在公共空間的生存
狀態：「同性戀群體的形象越來越接近公眾，……有趣的是，在
虛擬公共空間裏的同性戀議題，卻在現實中處於公共輿論的灰色
地帶。」於是，裏面一輯 editorial 就在東單公園這同志勝地取景，
攝影師謝宇以拼貼處理圖像，以設計回應空間裏所隱藏的禁忌。

TIAN'AN MEN

055

Edited by Tim Ku

《Missionary》創刊
號內頁，攝影師謝宇
以拼貼處理圖像。
Photo courtesy of
Missionary





Queer Reads Library
於逸東酒店Eaton
Workshop所擺設的
流動圖書館，活動
是Human/Progress
Festival的一部分。
Photo courtesy of
Queer Reads Library

流動式閱讀

由藝術家兼策展人陳嘉賢與 Small Tune Press 創始人彭倩幗共同創立的流動閱酷（Queer Reads Library），以回應大半年前香港公共圖書館收起 10 本涉及同性戀、跨性別的兒童圖書一事。她們專門收集與「酷兒」相關的書籍和獨立刊物，以流動的方法與公眾接觸。在成立近半年以來，流動閱酷已參加過大館、上海藝倉美術館等不同地方的活動，亦在 Artforum 等不同平台亮過相，非常活躍。在上年的 11 月中，她們獲逸東酒店 Eaton Workshop 邀請，在其酒店大堂放置藏品，最吸引的那幾本是香港 90 年代的同志雜誌，包括《同志後浪》、《十分一話》、《Contacts Magazine》。

90 年代的網絡尚未發達，雜誌成為同志之間交流資訊和交友的重要渠道。所以《Contacts Magazine》會有個人廣告的版面，讓人投稿徵友。又例如作者葉文清在《十分一話》裏，會有關於在港同志與退休保障的討論，指出安老保障不足之餘，亦不忘批評身邊的同志「大花筒」，直寫他們「閒來總愛到桑拿浴室、健身院、卡拉 OK、的士高；添衣愛到 Armani、Joyce 等名店，動輒以千多元裝身，儘管月薪只有那一萬多。」不過最驚喜的是在《同志後浪》裏讀到黃碧雲的一篇短篇小說，這段小說骨子裏就充滿 "Reading" 的口吻，卻又同時透露着女主角對女朋友的愛：「我們都喜歡 Tom Waits，二人在房中跳舞，她的身體柔軟。我們都是女子。我有時會翻點波芙娃，後來嫌不夠身份，讀 Kristeva。之行喜歡看亦舒，後來我抗議，她改看沙崗，我再抗議，她看 Angela Carter。我們都漸有進境。我拿了獎學金，她也有申請，但她沒有。因為她輸了給我。」



早前Queer Reads
Library參與大館
《Booked》
展覽活動。
Photo: Tim 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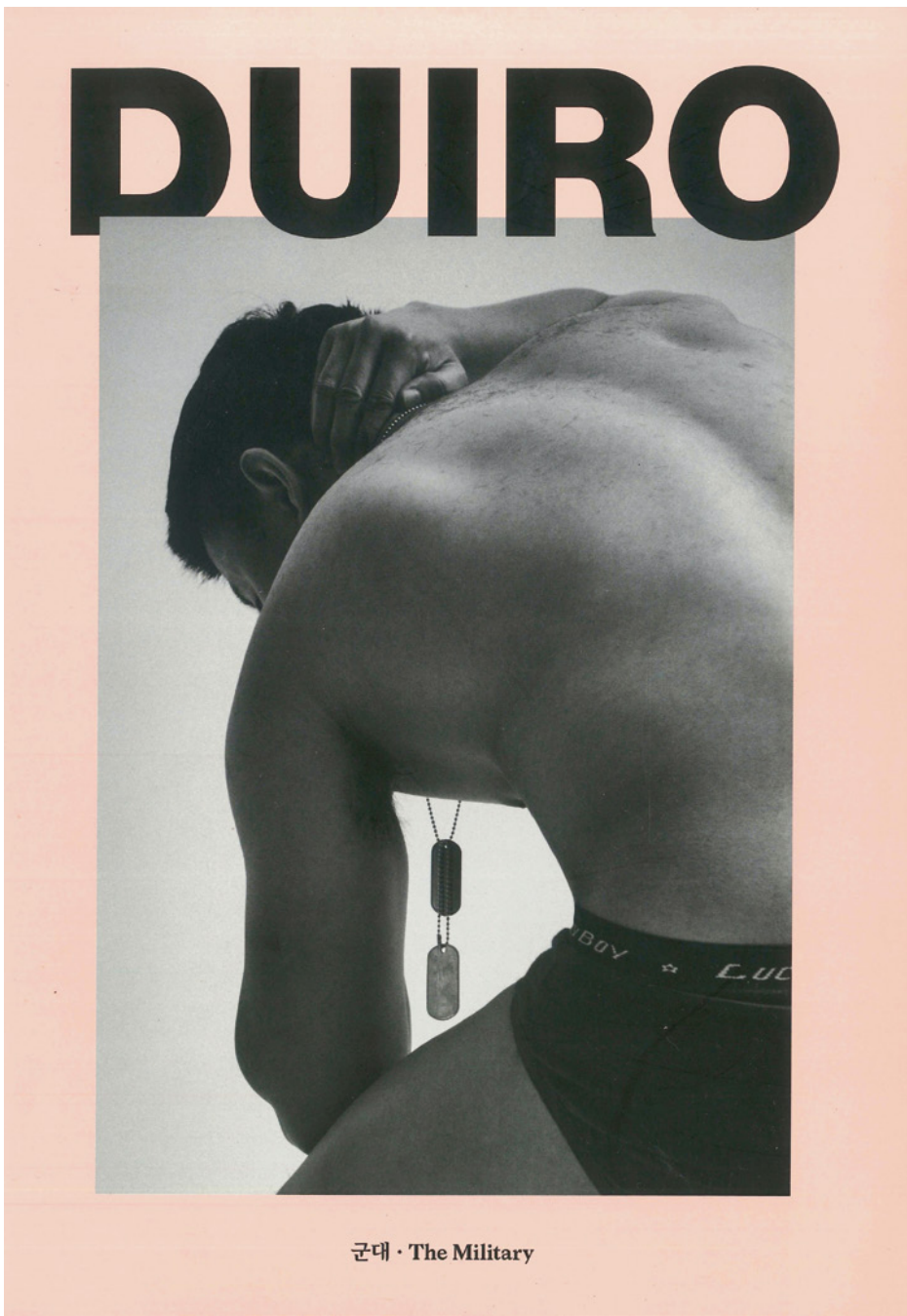
《Duiro》創刊號
以 "Military" 為
主題。
Photo courtesy
of Duiro



《Duiro》第2期
以 "Marriage" 為
主題。
Photo courtesy
of Duiro

設計式閱讀

隨着時代發展，與同志相關的話題不再只是平權，同志用 apps 就能輕易交友之餘，各式各樣的資訊如 HIV/AIDS、人工受孕都能在網上輕易閱讀得到，同志雜誌的功能就不能是資訊交流或宣揚「大愛」了。來自韓國的雜誌《Duiro》自我定位為 "Queer magazine"，是韓國少數以「酷兒」為主題的紙媒。設計師 Lee Dozin 與朋友們在 2016 年 1 月發行《Duiro》的創刊號，至今出版了 3 期，可說是「慢工出細貨」。雜誌每期選一個關鍵詞為題，然後以研究、攝影、時裝、訪問等角度切入討論。例如第 1 期即以 "Military" 為題，內容包括韓國男生服兵役時的經歷的訪問、新進藝術家的畫作等；第 2 期以 "Marriage" 為題，封面找來韓非混血模特兒 Han Hyun Min 戴上象徵愛情的白玫瑰。



自述式閱讀

「同志」是一條 hashtag，列明後會讓別人容易一點理解，但亦會帶來不必要的刻板印象。當上面介紹過的單位正用不同方式突破這些大眾所加諸的框框，亦有藝術家回到自身，以 inner voice 發聲：「……G 片男星在日圓貶值當天逝世 / 在他兩腿之間，許多 iku / kimochi / 奇異的 chin chin 以及名詞 / 與動詞混用。 / 那是手作的幸福， / 手掌察覺到自己存在。……」這截錄自黃裕邦的詩《觀星》。黃裕邦是香港主要以英語寫作的詩人，在 2016 年獲得 Lambda Literary Awards 男同志詩歌組別首獎。關於創作，他這樣說的：「我覺得有趣，於是便寫。」也就是說，同不同志其實並不重要，作品能否天中大家的心才重要 —— 天中了，便是夠彎的 "Reading" 了。 10